時光心願

理察新語 童心

青島海濱退潮後的濕潤沙灘上，幾枚碎貝與泥痕斑駁交錯。不知哪位旅人隨手以枯枝刻下了4個歪歪斜斜的大字——「不想上班」。字跡尚新，海水卻已在不遠處蓄勢反撲。這隨意而赤裸的真情告白，直白得近乎荒誕，卻又瞬間刺中了無數在國慶長假中奔赴山海者的隱秘心事。

黃金周景區人潮洶湧。人們看似灑脫地卸下重壓，遠離喧囂的辦公桌與繁重課業。然而，內心深處那股無形的負擔，真能隨機票一揮而散嗎？偷得浮生半日閒的狂歡背後，往往懸着倒數計時的指針。我們試圖在異鄉的海風裏尋找喘息，卻又在夜深人靜時，被即將重返軌道的焦慮悄然侵蝕。那句刻在泥沙上的喧囂宣洩，正是現代人在「暫停」與「重啟」之間最赤裸的掙扎與對話。

然而，潮汐規律從不因個人的執念而停滯。漫漫海水終將上湧，撫平沙灘上的一切痕跡，正如假期終將落幕，日常秩序必將重回主導。「不想上班」的念頭並不可恥，它是心靈超載後本能的防禦；而真正的成熟，不在於永無止境地逃避現實，而在於懂得如何在短暫抽離中汲取能量，並在潮水抹平字跡後，坦然重返自己的戰場。

休假是一次深刻的吸氣，而工作與責任則是沉穩的呼氣。唯有懂得全情投入地「放鬆」，方能在回歸後果敢地「擔當」。凝望着眼前這行終將被海水撫平的字跡，我微微一笑，轉身離去。心靈已然沉澱，風浪依舊澎湃。帶着這份在大自然中洗滌過的定力，重新踏入生活的滾滾紅塵，又有何懼？



●青島第二浴場海灘上的「時光心願」。 作者供圖

一水之遙 雙城故事

心窗常開 潘明珠

這天我即日來回深圳為看好劇，從深圳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看完話劇《一水之遙》後，我便到福田過關。緩步走過長長的移動電梯，我望向右邊的落地玻璃，日落餘輝在那條隔着深港的河水上閃映着一片燐光，引人遐思。

噢，就是這一水之遙了，這河水兩岸，藏着多少深港的故事呢？

《一水之遙》此劇述深圳香港雙城的一個家庭故事，時間軸由香港1997年回歸展開，巧妙地插入2003年「沙士」、2008年群眾歡慶看北京奧運等重大新聞事件，反映出深圳、香港兩地這些年的社會變遷和發展。但此河水只是地理分隔，分隔不了的是同根同源的情感紐帶及粵語文化生活的密切聯繫。

我看到劇目簡介很吸引，是講一對出生於2000年的雙胞胎姐妹，因父母離異而分隔兩地，各自成長於深圳和香港兩個不同的空間，學業和人生也有不同的發展，但大家對另一方的城市也產生了憧憬之情……我自然便聯想到童星馮寶寶曾一人分飾兩角演的雙生姐妹電影，情節發展當然是二人調換身份，到對方的城市體驗生活。所以，我猜想這話劇也會由姐妹二人對調生活，再牽起溫情線令父母重修關係吧！事實不止如此，劇中共有老中青三代人，年老的父親早年由內地去香港求發展，他心繫家鄉，無奈兒子對內地的人事均有偏見，死要香港人的面子，因而衍生矛盾……

此劇海報點題「骨肉血親，以人喻城」，親情血脈，血濃於水，一水雖隔開兩城，但人心相通，親情思念可越過任何阻隔呢。所以，曾經對內地有偏見、有誤會的香港人，請看此劇好好反思，放下成見。正如劇中人乘高鐵10多分鐘便到了深圳，大讚高速發展，對深圳印象完全改觀。

《一水之遙》劇本是由香港著名編劇王昊然及其團隊操刀，戲劇導演陳祈充心思細密，特別安排了有粵語根底的演員參演，因為演出時有許多粵語台詞，以至流行粵曲，真實體現粵港文化。劇中演員將表演節奏、現場氣氛控制得宜，訊息自然傳達令觀眾有反思。特別喜歡此劇中穿插的港樂，和結尾主題曲《一水之遙同片天》配得好，整體作為小劇場的製作出色，獲評為全國優秀小劇場話劇，值得跨境觀賞。



●《一水之遙》海報 作者供圖

從經濟學獎想起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才面世，一眾得獎學者對現今人類社會有過些什麼重大貢獻？瑞典化學家諾貝爾（Alfred Nobel，1833年至1896年）的遺產成立基金，設了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和平等5個獎項，1901年初次頒發。經濟學獎全名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顧名思義是由瑞典中央銀行主催，慶祝該行成立300周年兼紀念諾貝爾而創立，諾貝爾的曾侄孫就非常反對這個新增獎項濫用了其家族的名號。歷來共101人獲獎，78人是美國籍。美國經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能不能反映獎項的「含金量」？

朋友對寰球經濟前景有少許不安，問筆者的看法。那就從所謂第一原則（First Principle）說起。

何謂「經濟學」？入門教科書說這是一門「研究商品和勞務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社會科學」。流行說法是美英諸國行資本主義着重私產的市場經濟，中國和蘇聯則行社會主義着重公產的計劃經濟。自從蘇聯解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後，倒好像是西方的一套遠勝於「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香港長期屬於西方「市場經濟」系統，不少香港人仍然很看重我們在「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的排名。

隨着「東升西降」趨勢日漸明顯，世人開始質疑美西方那套還行不行得通？今天中國層出不窮的井噴式突破是否已證明我們已經完勝美國？大學經濟系的課程也要重新審視。過去教科書說美國的國家信用評級（Sovereign Credit Rating）不用質疑，可是今天美國國債的償還能力已叫寰球投資者憂心忡忡。

美國有沒有「計劃經濟」？筆者認為有，就是財政（Fiscal）政策和貨幣（Monetary）政策。前者的主要手段是調整稅率和公共開支；後者則是調整利率和存款準備率，及買賣債券。但是都不甚理會「生產」這一板塊！筆者的體會如下：美國是會計師和經濟學家掌權主導，唯利是視；中國則是搞科技、搞生產的人也有發言權。中國政府不常用美式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卻有一系列從不間斷的「五年計劃」，「生產」才是硬道理。

他鄉港聲

當文物開口的那一刻

梁家僖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最近看到一個案例，印象很深。一家十幾個人做文創的小公司，做的東西是一種AI（人工智能）文物卡。用戶拿手機掃一下卡片上的二維碼，就能召喚出一個專屬的AI數字人，跟這件文物一對一地對話。這個數字人會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講文物的來龍去脈，回答各種追問，像一位隨叫隨到的講解員。就是這麼一個小產品，一年做出的營收，比很多人的想像要大得多，而且絕大部分市場在海外，不在國內。

耐人尋味的不是它賺了多少錢，一個小團隊，能把中華文化賣到全世界最挑剔的市場裏去。它說明了一件事，文化出海這件事，未必非得靠大企業、大機構來扛。切入點正是AI。

為什麼AI能讓老文物重新開口說話？我想，道理並不複雜。過去我們要把一件青銅器、一幅古畫介紹給外國觀眾，靠的是展櫃裏的標籤，靠的是講解員的口譯。觀眾隔着玻璃看，很多東西聽不懂，也感受不到。現在不一樣了，掃一下碼，一個能說會道的數字人站在你面前，講這件文物的故事，還能接着回答你的追問。文化的距離，一下子就拉近了。

說白了，AI在這裏扮演的角色，有點像燧人氏鑽出的那一點火種。AI要做的也不是替代文物，它只是把文物講活了。這一講活，海外的觀眾就聽懂了，聽進去了，就願意掏錢買單。老祖宗用火照亮了山洞，今天的AI是給這些沉默的老物件點上了一盞會說話的燈。這個變化，比它賣出去多少件東西要重要得多。過去我們講文化出海，講的好像是渠道、資本、規模，船越大越好，人多才好辦事。現在看，未必。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有沒有一種讓對方聽得懂、願意聽的表達方式。文物還是那件文物，故事還是那個故事，換了一種講法，效果就完全不一樣了。講法這件事，恰恰是AI的長處。

AI的長處，往深一層看，是它做了一件過去很難做到的事，不是把中文譯成英文那麼簡單，是把一種文化的邏輯，譯成另一種文化能理解的邏輯。一件青銅器，中國人看到的是禮制、是秩序、是三千年前的規矩。外國觀眾看到的，往往只是一塊銹跡斑斑的銅。AI能做的，是把那套規矩，用人話重新講一遍，講到對方點頭為止。這一步，比把文物運出國門要難得多，也值錢得多。

這讓我想到香港。香港在文化出海這件事上，其實是有獨特優勢的。香港人熟悉國際市場的規則，也了解西方受眾的接受心理，知道什麼話外國人愛聽，什麼樣的表達方式他們接得住。做影視、做IP授權、做內容發行，香港都有幾十年的現成經驗。這些是國際化沉澱下來的工夫，不是一朝一夕能補上的。但香港也有明顯的短板。香港的文創產業規模小，缺乏完整的產業鏈支撐。創意有了，製作、技術、渠道這一整套往往跟不上。我認為，破局的辦法其實就擺在眼前。香港做內容創意和國際市場，內地做技術平台和產業鏈，兩邊合起來，正好是一套完整的出海機器。香港在前面講故事、找市場，內地在後面搭技術、做規模，各取所長，互為支撐。這不是誰幫誰，是兩邊手拉手，一起把船開出去。

尤其是政策層面，也已經動起來了。2026/27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未來幾年要推進一批文化知識產權項目，引進辦也會策略性地引入更多結合創科的文創企業。這說明，決策層已經看到了這條路，文化加創科，正是香港下一步的方向之一。

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這件事，正在換一種講法。過去我們總講自己的文化很悠久、很偉大，現在，我們可以讓文物自己開口，讓一個數字人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去講一件青銅器自己的故事。講法一變，聽眾就跟着變。過去是我們講，別人聽，講得再好，也隔着一層。現在是文物自己講，別人願意聽，聽得進去，還願意追問。過去要出海，先得有一艘大船，有船才有貨。現在不一樣了，只要有一個好點子，一條小舢舨也能出海，也能划到對岸去。

文化出海的玩法已經變了。舊玩法拚的是規模、資本、渠道，船越大越穩。新玩法拚的是創意、技術、講法，點子越靈越吃香。舊玩法裏，香港很難贏，因為香港的規模擺在那裏。新玩法裏，香港有得打，因為創意和講法，恰恰是香港最強的地方。

這一次的變化，對香港來說，機會比挑戰更大。香港從來不缺好故事，缺的是把故事講出去的機器。現在機器有了，船也備好了，缺的只是有人把槳拿起來。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這反倒是幾十年來最好的一班車。

M＋豐盛五年

翠袖乾坤 余似心

作為一個藝術愛好者，實在感恩香港近年在藝術發展上的用心用力，我深深感受到這小島已成為國際藝術之都。當中有賴西九文化區的落成發展，為我們帶來豐富的國際藝術展覽和表演。不經不覺踏入11月，M＋博物館開幕第五個年頭了，時間雖不長，但我在其中欣賞過許多印象深刻且珍貴的展覽。

第一個冒出的回憶是「貝聿銘：人生如建築」，這巡迴展覽資料豐富詳盡，貝聿銘每一時期和構思，除了照片、影片，還有實物等多個角度介紹，讓觀眾漫步於這天才的一生，領會他的精神。

印象難忘的還有「郭培：藝想天開」，我還珍藏着和完美主義者郭培的合照；「草間彌生：一九四五年至今」和「畢加索—與亞洲對話」……都是不可多得的展覽。

一個成功展覽由眾多專業人士的熱誠和心力打造而成。和M＋的專責職員聊天，才知道一個出色的展覽，需耗時兩年甚至更長時間去籌備，和外國博物館聯繫、運送展品、撰寫內容介紹、有關建築展品、導賞、零售等，無不花盡心思，讓每一環節都令參觀者更能樂在其中。

M＋開館以來，深受本港市民和旅客歡迎，前往參觀的人次高於1,250萬，並已躋身為參觀人數排名亞洲第三位。博物館更設有教學項目，覆蓋全港七成學校。一如M＋館長華安雅所言，該館致力呈獻文化傳承與全球文化對話的展覽，並已逐步成為香港文化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5周年慶祝活動於11月初開始，「修復電影節」共有9部香港電影新浪潮修復作品，11月6日有公眾對談峰會，晚上舉行「M＋夜不同：五周年派對」；11月7日至8日則舉辦特別導賞、焦點短講、創意工作坊、針孔影院、親子隨玩。另11月8日則開放供訪客免費參觀指定展覽。



●M＋博物館慶祝五周年。 作者供圖

可以給三星嗎？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小狸最近去內地的網紅城市旅行，發現「五星好評」這件事，比想像中複雜。

比如點外賣，包裝袋裏總附着一張彩色卡片，上面印着「小本生意，懇請五星好評」；搭網約車，司機在到達目的地時會溫和地提醒：「麻煩動動手指給個全五星」；住民宿，房間裏會擺着寫滿大段誠懇話語的卡片，大意是「打掃阿姨文化水平不高但努力肯幹，如有任何不滿意希望能直接溝通，莫要輕易差評」；至於「在平台上給個五星好評」甚至都演變成了硬通貨幣，可以換商品、紀念品、飲料甜品甚至早餐等等。總之服務業在竭盡所能求得一個「五星好評」，彷彿一旦掉到四星天就塌了。

在這樣的集體心理暗示與道德勒索下，人們對事物的評價機制發生了嚴重的「貨幣貶值」——「五星」不再代表卓越，而變成了及格的底線；「四星」不再是還算滿意，而被默認為無聲的抗議；至於真正的「三星」，則幾乎等同於惡意的中傷。

我們正共同製造並承受着一種現象：評價膨脹。

打分平台的初衷，本是利用大眾的集體智慧來打破資訊不對稱，讓優質的商家脫穎而出，讓消費者避開陷阱。然而，當商業機制的考核過於極端，將從業者的人生生計與冷冰冰的數字算法強行綁定時，這套機制便走向了它的反面。

算法對底層服務者的懲罰是嚴酷的。少了一個五星，司機可能失去明天的派單優先權，外賣員可能被扣除整天的高溫補貼。在這種「數字酷刑」面前，身為消費者的我們，情感被迫陷入了兩難：我們明明花錢購買了普通甚至差強人意的服務，卻在給予真實評價時產生了深深的道德愧疚感。我們不得不頒發「廉價的寬容」，用滿分的評價來護航另一個普通人的生活。

但這種集體妥協的代價，是由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

當所有的餐廳在平台上都是4.8分以上，當所有的商品評論區都充斥着同質化的「物美價廉、無可挑剔」，評價體系便徹底喪失了參考價值。為了在虛高的分數大海中尋找真正的美味或好物，我們不得不研發出更加複雜的「公式和密碼」——比如去尋找「評分3.5到4.0之間的寶藏老店」，或者在滿屏的好評中艱難地尋找那些微小的客觀描述。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評價膨脹正在抹殺我們表達真實感受的勇氣，並將社會情緒推向極端。

當中間的客觀地帶——那些代表「中規中矩、尚有改善空間」的三星與四星——被抹去後，人們的表達空間被壓縮成了非黑即白的極端：要麼是無條件的捧殺（全五星），要麼是積攢已久的情緒大爆發（一星差評與網絡網暴）。我們失去了一種中庸、客觀、理性交流的公共語境。我們不再懂得如何體面地指出不足，也不再習慣接受帶有建設性的批評。

正如經濟學中的劣幣驅逐良幣，當虛假的滿分充斥市場，真實的聲音便被迫選擇沉默。

魯迅曾談過「睜了眼看」的勇氣。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有容得下「三星」的空間。商家需要從客觀的評價中獲得改進的契機，消費者需要從真實的分數中獲得選擇的自由，而算法，更不該將系統管理失靈的代價，轉嫁給消費者與服務者的道德博弈。

只有當「三星」能被坦然接受時，「五星」才會有光芒。

新鮮感

信而有征 劉征

人對於新鮮感的追求，正是那些毫無意義的重複改頭換面再來一次的動力。基本上，一切的單元故事拼接而來的電影，或劇集，都是一種對重複的掩飾。

你聽過《死神來了》嗎？你知道這部電影如何一再接拍續集，甚至在一部電影當中，也都是流水線式地不斷死人？重複幾乎是這類電影必須要去做的。就連我們所熟悉並喜歡的很多劇，包括《甄嬛傳》《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都是在一系列的出嫁和懷孕的戲碼當中插入單元劇情，這些縫隙如此明顯，以至於不得不依靠不斷變換故事或者場景來改變人們的印象。因為一個毫不重複而渾然一體的東西簡直難以找到。那得寄希望於天時地利與人和。而大多數我們所接觸的敘事都是秉承着一個接續接着另一個接續。

但我們很寬容。對於這些拼接的重複故事，我們非但並不指摘，有許多甚至被認為完美。類似於上面提到的數部，都是我自己十分喜歡的。喜歡到即便對它們經過結構分析，我依然不改初衷。這充分說明，重複或者拼接本身並不是一個大問題。而且，它還因為有了一個大致的框架，反而顯得整齊，易於理解。它讓大眾喜聞樂見的這些簡單故事，在拼接的過程當中不斷被複雜化，各種頻繁的接觸與大大小小的戲劇衝突彌補了簡單粗暴帶來的呆板。相比之下，打破時空界限的新小說，或者延綿不絕的意識流則不同。如果說有一種混亂讓人難於理解，或許在於它是作者本人故意為之，為的就是打破敘事結構，以逼出那些不可被改變的，這是指新小說。至於意識流，它本身的思緒萬千也不是故事，而是人頭腦當中的各種突觸所自然延展的結果。

這些敘事方式的比較，在現在高下立判。因為後者的完整性要麼是事物的本能（新小說），要麼是作者的本能（意識流）。這令它們在今天意義非凡。因為人工智能即便可以講故事，唯獨無法無中生有。那一閃而過於人頭腦當中的，甚至連自己都無法控制要講出的話，這樣的令人意外，以至於我們只有回過頭來，統攬自己所說的一切，才能了解自己到底想了些什麼。

聽人說，這甚至成為一種最有效的學習方法。這方法說，倘若你要快速得掌握一門知識，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講給別人聽。所以，這種自己都無法控制的思考，而又被迫講出來的必要性，讓一個人對於一個事物的理解超出了事物本身。無論是邊想邊說，或者是規劃好一切，再將它故意打散了說，都在敘事本身之外，甚至是人的意識之外，它自然出現。這樣說起來，為什麼我們對於這種結構性特別明顯的故事，無論它多麼精彩，都要視之為二流，而不是一流。因為它是一種拼接。或者，它依賴於時間的流轉和空間的變換這種客觀性的外在建立秩序和可理解性。這就使它的創造力太少了。因為它不是基於本能，而是基於再創造，或者續接。

真正的創造是獨一無二的。倘若說有什麼東西是時至今日人工智能無法替代的，那就是直覺本身。這讓談論感覺，或者感覺至上在當前被極度排斥之時，依然擁有很強的潛力，使它成為人不可被替代的信號。無論目前的AI神話如何傳神，但這種話語進入不了感覺至上者的世界，因為感覺只相信自己。